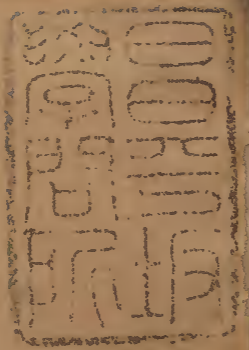


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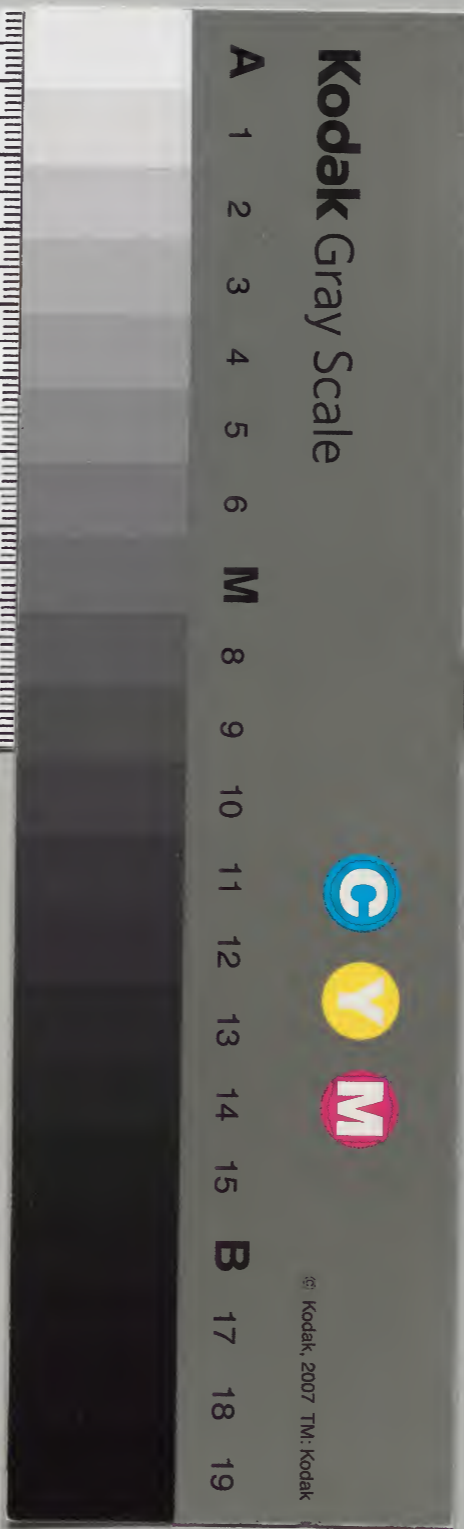
五十二之六十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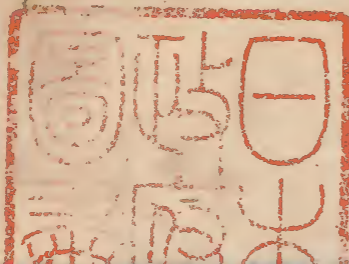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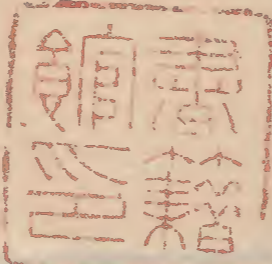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六	三八	五五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七四	五五
一三	二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583
冊數	20 ( 9 )
函號	274 86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紉魚袋陳祥道撰

玉

淺草文庫

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祀大

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獻國珍異大朝覲會同

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亦執玉以致之小宰凡祭祀贊

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之事王府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

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盤類珠

玉以爲飾凡王之獻金玉兵器受而藏之內府凡四方之幣

獻金玉齒革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

瑤爵亦如之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瑤爵謂

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瑤爵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瑤飾圭長尺有二寸

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為瑤飾

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瑤飾文

有龕縛可欲其行以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保身圭皆長七寸

安人二者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以玉作六器以禮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以蒼璧禮天以黃

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元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為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秋為白

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西方以立冬為黑精之帝

而顓頊元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方象

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

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皆有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正義曰知幣見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

神常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

用玉帛特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禮神者也云若人

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

禮况之案聘禮饗明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



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宿眠滌濯

泄玉鬯省牲饗奉玉齋詔大號玉禮神之玉也始小宗

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裸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之而授宗

伯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

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正義曰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者

天神中非直有升烟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者也宗廟中無升烟瘞

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

星辰地示血祭祀稷五祀五岳是也宗廟次天府季冬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

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問事之正日貞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

者與止義曰夏之季冬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人執以見

曰瑞禮器王摺大圭執鐘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朱白蒼三就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朱綠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

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瑑有坑鄂瑑起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

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兩圭有邸

殊言天者尊異之也正義曰夏正郊所感帝兩圭有邸

以祀地口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祀地謂祀於北郊神州之神正義曰按

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或解裸圭

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瑟

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元謂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璋邸射以祀山川以

造贈賓客

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

為鐘故書為鐘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鐘者國之鐘諸侯亦一國之鐘故以

鐘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鐘圭鎮安之元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

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牙璋以起軍旅以

治兵守

鄭司農云牙璋瑒以為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元謂牙璋亦王使之

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正義曰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

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吳口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以代古圭璋從簡亦便其事也璧羨以起度羨長也此

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元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正義曰減旁一尺以

益上下則上下一尺橫徑八寸矣穀圭以和難以聘女其飾若栗文然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

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琬圭以易行以除慝

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琬圭

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

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為七寸元謂五寸者

璧文之闕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

寸者方以尊接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

卑以少為貴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為厯謂雜色元謂全純正也瓚讀

為餐屨之屨龍瓚將皆雜色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

正義曰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云

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案禮緯云天子純

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注

出於彼但此經公與侯異注及彼文公侯同又彼伯子

男同七寸皆與此經不同者彼據商法但玉石多少與

周同故引之也若然公侯同四玉繼子男執皮帛謂公

一石而龍瓚異者蓋玉色有別也天子圭中必必讀

也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天子圭中必必讀

表之為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天子圭中必必讀

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墜正義曰

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繹藉及絢組

所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即以中必之類若然中必尊卑

皆有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云讀如鹿車繹之

繹者俗讀之也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

此繹約組一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謂指

圭有邸以祀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謂指

天旅上帝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謂指

大圭也或謂之琕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土圭

所屈也杼網也相玉書曰琕玉大寸明自炤也土圭

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

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如

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正義曰大祀職云王過大山川  
 大祝用事不言中山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史卜  
 祝為琬圭九寸而縑以象德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  
 之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  
 執琬圭以致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  
 命焉縑藉也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寸半琰圭  
 琰半以上又半為琰節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琰璧羨度  
 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璧羨度  
 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  
 羨猶延其表一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  
 尺而廣狹焉其邸為璧取  
 殺於上帝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  
 上帝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以璧享夫人以琮穀主  
 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  
 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

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勺鄭司農云鼻謂勺  
 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  
 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  
 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  
 用邊璋半文飾也其所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  
 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  
 人飾黃駒正義曰大祝職云過大山川大祝用事不言  
 中山川小山川者舉大者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而言或使小祝為之也亦  
 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瑑圭璋八寸璧  
 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瑑圭璋八寸璧  
 琮八寸以覲聘瑑文飾也瑑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覲特  
 聘可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也二璋皆有駟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正義  
 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文飾多故先言之

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以為權故有鼻兩圭五寸

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

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

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邸射剝而出也致稍餼納廩食

也鄭司農云素功無文飾也曲禮執玉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

舉足車輪曳踵凡摯天子鬯諸侯圭王制有圭璧金璋

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春服蒼玉凡所

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

服元玉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

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則何王孔子曰王命問曰何謂

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

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補醜禮神乃敢即

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乃出蓋貴命也禮器曰諸侯以圭為瑞家不藏圭言有

稱也又曰圭璋特琥璜爵此以少為貴也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

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圭不琢此以素為質也

大饗其王事與謂禘祭先王東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大

圭不琢美其質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東帛加璧往德



也玉藻曰執玉龜襲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明堂  
 位曰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  
 角又曰執玉執龜筮不趨雜記舍者執璧上介賙執圭  
 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  
 為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聘義曰致饗餼還圭璋賙贈饗  
 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  
 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或作珉也  
 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

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  
 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聘禮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啓櫝  
 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纁所以宰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  
 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欽之禮以相變為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使  
 者授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而君出命矣凡授受  
 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也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上介受  
 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從賈人將行者受享東帛加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

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

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日瑑圭璋璧琮以觀聘公側襲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

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還之者德不可取於

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禮玉束帛乘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

享也亦言玉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

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上介亦隨入並立東上

反命日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

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

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

同面並受也不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日

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亦略聘遭

喪王國不賄不禮玉不贈口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

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上剡

象天圓地方也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三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日朝

於諸侯日皆元纁繫長尺絢組組無事則繫玉因以為

問互相備下以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璧琮上介執圭

如重授賓 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

藉者襲藉謂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升

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 朝以瑞玉有纁侯氏

入門右坐奠圭拜坐取圭升玉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

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王撫玉王不受

而巳輕方明者木也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 記奠圭于纁上崧高詩曰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毛曰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韓奕曰以

其介圭入覲于王鄭曰貢國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為下

國綴旒箋云湯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雲漢

日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禮神之圭泮水曰來獻其

琛舜典曰輯五瑞班瑞于羣后又曰脩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禹貢揚州厥貢瑤琨雍州

厥貢球琳琅玕金勝曰武王有疾周公乃為三壇同墠

因大王王季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曰爾

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

與珪顧命越玉五重陳寶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在東序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大圭長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

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所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王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咤奠也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贊王曰饗福酒正義曰上宗以同酌進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正義曰祭祀以變為敬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

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大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咨

拜太保受同祭濟康王之詔曰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壤奠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

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執天子器則上衡內史過

曰執玉卑替其贊也替廢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贊無

鐘鍾重也誣王無民魯語曰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

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魯饑文仲以

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仲尼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也齊語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

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綦綺文以縷織綦以為藉

王之鹿皮四个介枚也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心純

一而絜也二精玉帛也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

禦兵亂則寶之晉語公子夷吾居梁二年驪姬使奄楚

以環釋言也環還也夷吾以白珩六雙納之公子繫重耳及

河子犯授公子載璧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加

河水沈璧以質也質信也左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莊

十八年號公昔侯朝王王皆賜玉五穀非禮也雙玉二為穀

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僖二年晉以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六年許男面縛銜璧見楚子七年申侯有寵

於楚文王文王與之璧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

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二十三年曹

共公饋重耳盤飧寘璧焉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

玉纓三十年衛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文十二年

秦伯來聘襄仲辭玉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為瑞節又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宣十年凡諸

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

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五年伯宗曰瑾

瑜匿瑕成二年韓厥奉觴加璧以進齊賂晉以紀龐玉

磬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襄十五年宋

人得玉獻諸子罕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  
絲係玉二穀而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十九年公賄  
荀偃束錦加璧乘馬二十六年宋夫人饋左師錦與馬  
先之以玉三十年駟帶與子止盟用兩珪質于河昭四  
年賴子銜璧造於中軍王受其璧五年楚蔣啓疆曰朝  
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十六年宣子有  
環其一在鄭商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積犖耳  
不克而還二十有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  
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

三七八

木經

玉將賣則為石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一獻楚昭王蔡  
侯歸及漢執玉而沈四年子魚曰武王分魯以夏后氏  
之璜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斂八年陽虎取寶  
玉大弓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哀七年子服景伯  
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十三年子服景伯  
曰王合諸侯朝覲玉帛不同十四年向魍出於魏地公  
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十七年殺呂姜鬻  
取其璧

目圭 四寸

典章 卷五十二

十三 交經堂

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昌言下之必有冒  
 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  
 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  
 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  
 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  
 見屬鄭康成曰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  
 以小為貴也孔安國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孔

穎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則冒當邪刻  
 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合符  
 也瑁方四寸則圭首之廣無四寸耳天子以一瑁冒諸  
 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冒圭而已璧亦  
 稱瑞其所以齊信未之聞也

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  
 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農書曰  
 土長冒櫛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  
 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

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摺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摺者禮曰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惑於詩傳之說歟

鎮圭 尺二寸 有必

周禮大宗伯王執鎮圭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飾

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水之大者四方仰焉四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為瑑飾於理或然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



七三

禮書

杉經堂

全無厯雜也考工記曰天子用全其中有必防失隊也考工記曰天子

圭中必鄭氏曰必讀如緝以紐約其中央以備失隊古之飾刀室者謂之琕正

固弓者謂之鞞則約圭之中因以為飾而命之曰必

亦若是耳鎮圭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

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後

可以召彼卹凶荒亦所以鎮之也玉人大琮十有二

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內鎮猶

王之鎮圭耳鎮圭只有二寸言其長也內鎮十有二

寸言其方也小行人作璋典瑞作珍故書作鎮或曰鎮圭

猶天府所謂玉鎮非  
四鎮也是亦一說

十五

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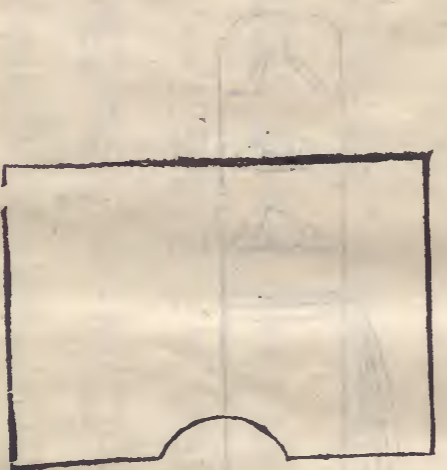
三  
松經堂



禮書圖

肩圭四寸

卷第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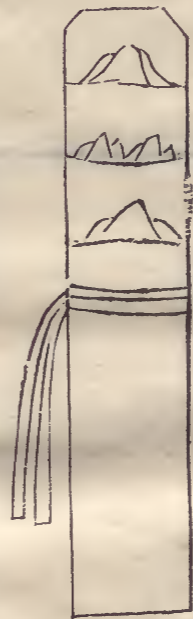
禮書圖卷五十二

一  
交經堂

鎮圭 尺二寸  
有必

禮書圖

木糸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大琮

玉人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  
守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  
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  
蓋所射者四角而已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則八  
角之說未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宗后內鎮其  
用無所經見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瑑而大琮謂之內

鎮蓋亦刻鎮山以為飾而與大圭不類也夫王尊而不親故為天下之所君后親而不尊故為天下之所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宗后

王駟琮

后駟琮

玉人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駟琮與駟圭璋璧

琮之駟同以為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駟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言關石和鈞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懸此權不以琮而以石也班固言圜而環之令肉倍好此權不以琮之方而以圜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射牲后親薦豆籩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王亦王有鎮后有內鎮王有駟琮七寸后有駟

琮五寸駟琮以為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立市故也

上公桓圭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

保身也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  
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以安上為任  
故公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  
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於  
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於養人而可  
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  
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  
同也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鷩冕其執七寸  
之信圭及大射則王服鷩冕故公降服毳冕降服毳

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五玉亦謂之  
五器亦謂之五瑞亦謂之摯左氏曰男摯大者玉帛大宗伯作  
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  
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  
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  
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  
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寶而守之此玉人  
所以又言守之也覲禮侯氏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  
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

是時安玉崇玷之上明堂位所謂崇玷康圭者此也  
 若夫壇壝宮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玉王授之於宰矣  
 賈公彥曰壇上無玷當約聘禮側授宰玉其說或然  
 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  
 身為躬信躬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為身  
 不必然也桓說文作璫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嵩高曰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爾雅曰介大

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夫王之圭長三尺  
 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  
 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於介圭言太保承  
 之於瑁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即大圭也王朝日執  
 鎮圭摺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摺則太保  
 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  
 為王之守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  
 為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  
 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為享王者然王與公之

守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王纁五采五就

公侯伯纁三采三就

子男纁朱綠二采再就

聘王纁三采六就

問諸侯纁二采再就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

璧纁皆二采再就瑒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

聘玉人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有纁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

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

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覲禮侯

氏奠圭于纁上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

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

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又曰凡執玉

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



藻率鞞鞞昭其數也鄭氏謂纁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玉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纁或作藻冕纁織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亡

據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纁二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纁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纁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纁蓋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康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先儒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王有以纁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

施於束帛而巳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  
 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  
 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同玉人曰天子圭中必則與  
 纁之絢組異矣先儒以絢組為必是必者人有之也  
 豈禮意哉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謂朝日  
 纁五采夕月三采

禮書圖

大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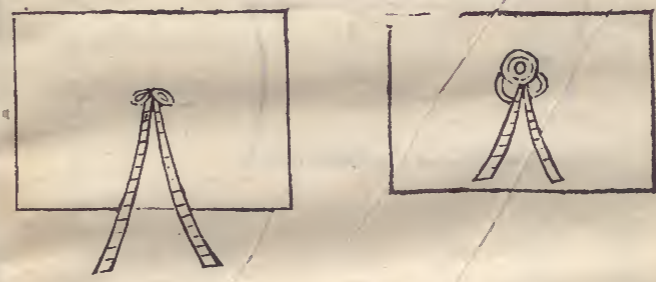
卷第五十三

王駟琮

后駟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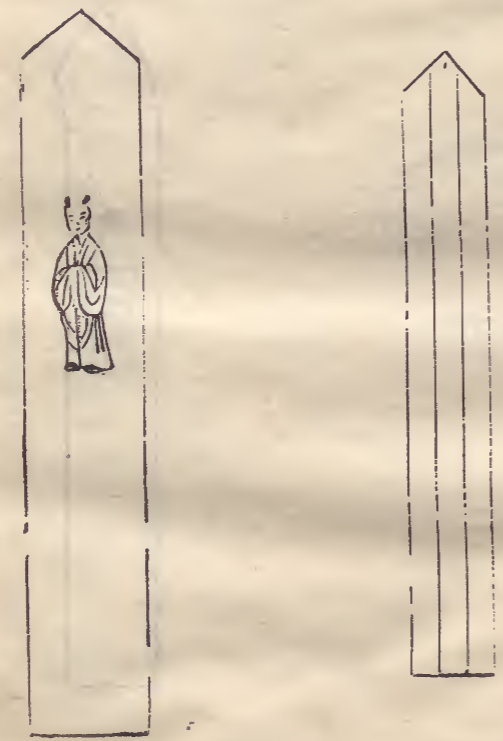
禮書圖

核經堂



上公桓圭

侯信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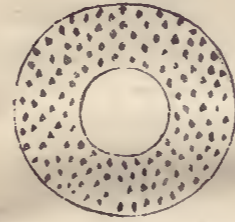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卷五十三

二 交徑堂

伯躬圭

子穀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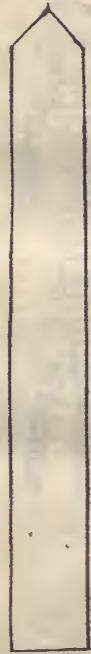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木糸

男蒲璧

介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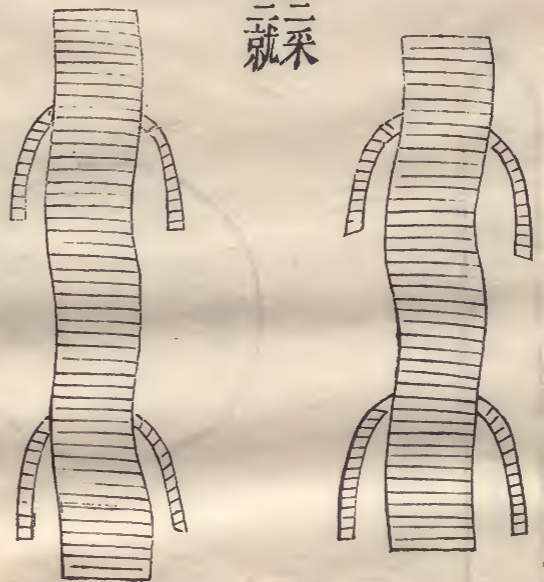


曲禮圖 卷五十三

三才圖會

王纁  
五采  
五就

公侯伯纁  
三采  
三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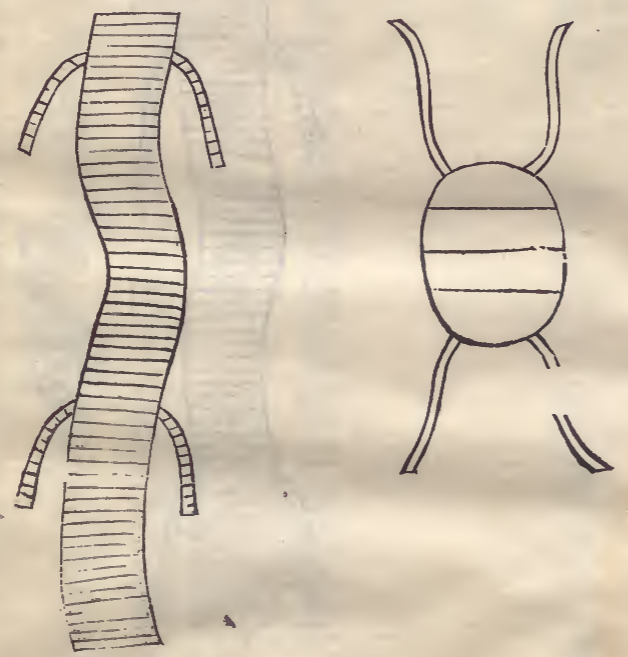


禮書圖

杉經堂

子男纁  
朱  
綵二  
采  
再就

聘王纁  
三采  
六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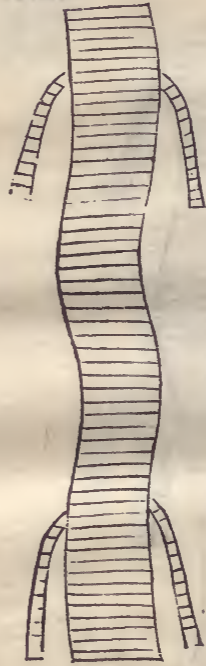
曲禮圖卷五十三

四十六

問諸侯繅二采  
再就

禮書圖

核經堂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四圭有邸

蒼璧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四圭只有二  
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  
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帝在北極者也四圭祀天夏  
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地者崑崙之示兩圭

祀地者神州之示賈公彥謂黃琮以禮崑崙之示於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示宜於七月然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不見於經又分郊以異於丘別感生之禮以異於五帝王肅嘗攻之矣要之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至用黃琮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至則兩圭而牲幣蓋用駢黝矣所謂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是也禮神之王

蓋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鍾太簇之類以祀天神地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為禮其

神於義或然書曰宏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宣漢郊祀志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蓋與周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蒼春天之色圜鍾春律之管樂以圜鍾玉以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邸

黃琮

大宗伯曰黃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爾雅曰邸謂

之祗鄭氏謂四圭有邸中央為璧圭末四出兩圭有邸儻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為璧賈公彥曰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為璧圭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圭則能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尺其短不過冒圭之四寸由



四寸而上之則祀地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  
 后之駟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巡守之邊璋起  
 軍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駟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  
 女之大璋皆七寸覲聘之瑑圭璋享夫人之瑑琮皆  
 八寸公之桓圭象德之琬圭除慝易行之琰圭享天  
 子之璧琮巡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羨度尺而鎮圭四  
 圭裸圭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則大  
 圭三尺三寸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  
 餘長短不倫各有折稱豈苟異哉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  
 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  
 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玉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  
 禱祈其禮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  
 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為賓諸臣為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祀與造贈用邠射一也賓至致殮如致積致饗致贈如將幣聘賓所過之邦餼之以其禮所聘之邦則卿致館宰夫朝服設殮賓既聘享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蓋於是時用璋邠射歟璋邠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瑑飾若然是四圭圭璧之類有瑑飾乎玉人大琮大璋中璋皆射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邠射不言寸數詳不可以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蓋璧圓以象天而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琮方以象地而地以終功為事故以璜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虎嚴以象秋南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

圭北正陰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觀禮方明東方  
 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  
 之媿惡龜有天地四方玉有六器皆其類也六玉之  
 制不同而虎特取其形者以形成於秋故也古者鹽  
 為虎形以示武敵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  
 神則璧琮重於圭璋圭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  
 重於璧琮而璧特重於琥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  
 後所以享王與后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享王與后  
 也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者也又圭璋特達不加於

束帛琥璜將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重之別也至於  
 禮神則上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與朝聘之禮異  
 矣昔成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昭三年左明堂位曰大  
 璜天子之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璜是也  
 公羊曰璋判白誤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薨子  
 家子反賜於府人則雙琥亦魯之所寶也說文曰琥  
 發兵瑞玉為琥又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之時  
 發兵用牙璋徵守以鎮圭召人以瑗後世發兵乃用  
 銅虎符不知說文白虎通何據而言然

牙璋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  
 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璋以  
 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  
 皆有鉏牙之飾於琫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彥  
 曰軍多刃牙璋軍少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  
 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  
 哀十四  
 年左 以命其徒攻桓氏 杜預曰瑞符節以發兵 魏有兵符漢

有銅虎符以發郡國兵豈牙璋之類歟白虎通曰璋  
 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  
 或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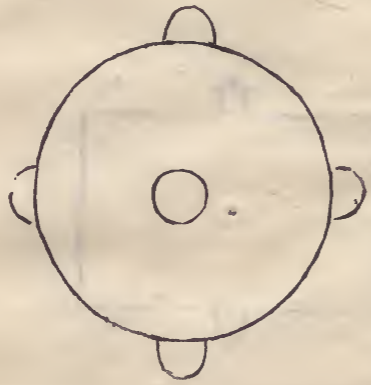
如然  
益南  
亦隨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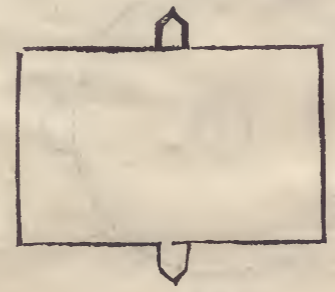
四圭有邸

蒼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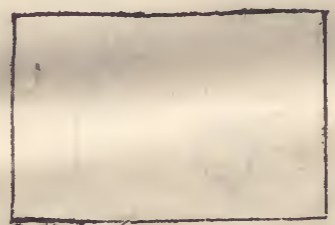
第五十四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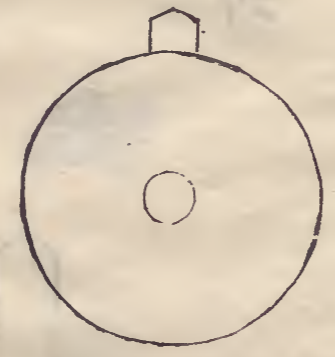


黃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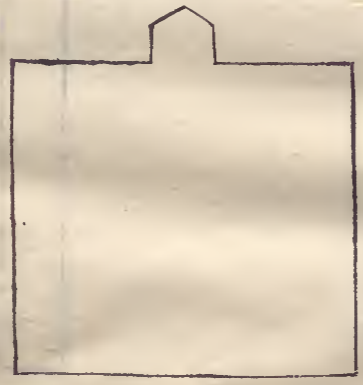


木經堂

圭璧



璋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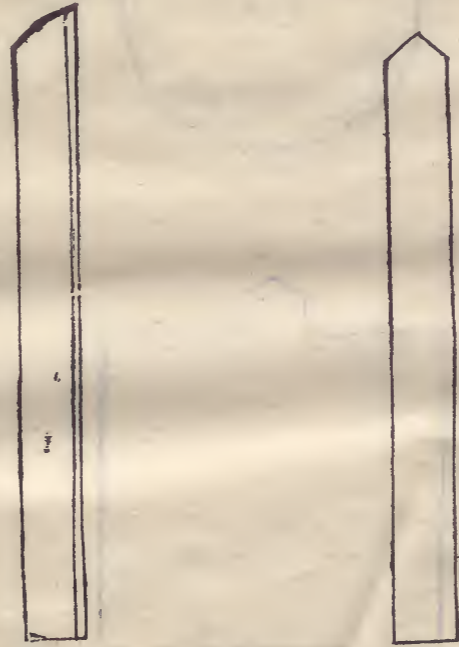


禮記圖 卷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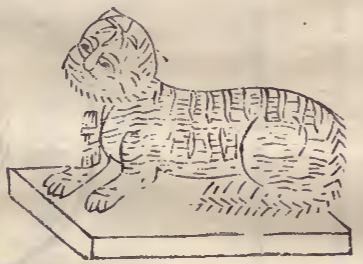
二 交經堂

青圭

赤璋



白琥



禮記圖 卷五十四

三才經

木約

元璜



牙璋



中璋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圭璜

璋璜

大璋

中璋 邊璋

鬱人凡裸玉濯之陳之以替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

裸玉謂圭璜璋璜 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 遺奠之彝與璜也 典瑞

裸圭有璜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詩曰瑟

彼玉璜黃流在中國語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璜槃大



五升口徑八寸下 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裸謂始獻酌奠也瓚

如槃其柄用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圭有流前注

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射琰出者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

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

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

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祭統曰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大宗亞裸君夫詩棫樸曰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旱麓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錫流也

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圭瓚謂之玉瓚黃金所以飾流鬯可知矣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卣器也九命

文德之人也箋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謂有德美見記也正義曰秬鬯一卣者祭時未祭故卣盛之

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又曰用賚爾秬鬯一卣魯語魯饑文侯以鬯圭

與玉磬如齊告糴白虎通言九錫之禮曰孝道備者錫

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王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  
 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  
 道金者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  
 君子有玉瓚秬鬯乎鄭氏釋小宗伯云天子圭瓚諸侯  
 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  
 薰

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  
 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守以裸璋此王與  
 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

也裸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  
 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康成許慎所謂  
 瓚四玉一石是也圭瓚璋瓚則玉為之三璋之勺則  
 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三璋射四  
 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纁則鼻寸所以流鬯也衡  
 四寸勺徑也纁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先儒謂凡  
 流皆為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  
 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先

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名物鬱人掌裸事之儀節泄玉鬯則大宗伯贊裸將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裸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王與后祭祀賓客之裸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故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曰君夫人有故攝焉此諸侯用圭

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裸記曰既灌而後迎牲則尸入裸之然後后再裸焉后再裸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裸也內宰大祭祀后裸獻觀周官行人裸侯伯子男一裸則小祭祀一裸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者之禮也未賜圭瓚必資鬯於天子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有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上

帝祀地旅四望祀日月星辰山川之玉特於宗廟言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  
 裸圭非禮先王之玉也賈公彥釋大宗伯謂天地有  
 神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神玉裸用圭璋用玉氣也  
 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然考之大宰祀五帝贊玉幣  
 爵之事祀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  
 鬼祭大示滄玉鬯鄭氏皆以玉為禮神之玉又書稱  
 周公之禱大王王季文王而植璧秉圭曾子問稱天  
 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反必設奠歛幣

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宗廟之玉非特圭而已且裸以  
 求神及神之格斯然後可得而禮則裸圭非禮神之  
 物也裸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其餘裸以圭璋又禮  
 以玉而賓客之儀猶且裸與造贈異玉况先王乎然  
 則典瑞玉人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者特其文不備  
 耳

穀圭

大璋

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

以聘女蓋穀圭以穀為文以善為義故可和難以釋  
 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  
 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然皆  
 玄纁束帛以將之此尊卑之所同也士婚禮納徵玄  
 纁束帛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  
 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也蘇秦傳曰錦繡千  
 純犀首傳曰文纁千純裴駟曰純端名則周禮所謂  
 純帛者匹帛也鄭氏改純為緇與士婚禮玄纁之制  
 不類其說非也考之經傳大璋有三爾雅璋大八寸

謂之琬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天子以巡守而諸侯聘女之璋如邊璋制亦謂之大  
 璋則九寸八寸皆可以大璋名之也

琬圭

琰圭

書曰琬琰在西序典瑞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  
 以易行以除慝玉人曰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  
 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謂琬圭王使之瑞節

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  
 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  
 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  
 調人讎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鄭康成曰瑞節  
 琬圭也說文曰琬璧上起美色也蓋琬圭圓而宛之  
 也琬圭剡而有鋒也圓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以結  
 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以除慝琬圭判規則圭  
 上圓而判之與凡圭之琬上寸半者異矣康成謂琬  
 圭琬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賈公彥曰判半也又云規

明半以上琬至首規半以下為瑑飾可知然琬琬之  
 有瑑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三十一 禮書

木經堂

禮書圖

圭瓚

璋瓚



卷第五十五

禮書圖 卷五十五

文正堂

大璋  
中璋  
邊璋

穀圭



大璋

琬圭



禮記圖 卷五十五

二 交亞堂

禮記圖

木公堂



琬圭



木刻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璧羨袤一尺  
廣八寸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  
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曰好璧孔也羨徑也鄭  
康成曰羨不圍之貌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蓋璧圍  
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  
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  
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又曰中婦

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制十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故黼深十寸內方八寸而為嘉量幣長一丈八尺而為制幣凡此皆璧羨縱橫之尺然也度心為璧以起之則圍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度起於璧羨權起於駟琮樂起於黃鍾之長則先王制器豈徒然哉凡以存天下萬世之法耳

瑑圭 八寸

瑑璋 八寸

瑑璧 八寸

瑑琮 八寸

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覲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行人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

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為之瑑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覲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毅蒲是也覲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覲聘是也鄭司農曰瑑有圻鄂瑑起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

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

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為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賈公彥曰子男之臣自享諸侯不得過君蓋用琥璜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覲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

卿大夫覲聘亦如之可知賈公彥曰直言覲聘亦如之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為公何也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今纁旂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公之圭纁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蘧啓疆曰朝聘有圭享覲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於殷覲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

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啓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於璧琮矣至於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於圭璋

合六幣

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 玄纁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

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玉案十有二寸

說文曰案几屬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司農曰案玉案也鄭康成曰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為列王后以勞諸侯也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竹籩方立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棗擇則棗案實之器乃加於案也然玉人所言皆玉器非

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人有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王夫人預焉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日子見南子環珮璆然又曰魯公賜仲環賜子家子一環一璧又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左昭十年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

或施於佩或施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故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所以離之也反絕以環不以玦故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於夷吾將以還之也韋昭曰然環有以金銀為之其制蓋與玉環不同毛公釋詩曰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其言蓋有所受也

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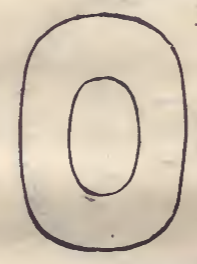
爾雅曰好倍肉謂之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

陛以相引荀子曰召人以瑗說者曰周禮珍圭以徵  
守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考之於  
禮君召臣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天子徵諸侯  
則以珍圭非諸侯則以瑗

禮書圖

卷第五十六

璧羨表一尺  
廣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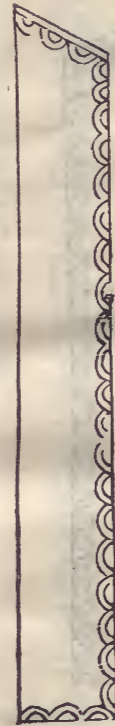
瑑圭八寸





瑒璋 八寸

瑒璧 八寸



禮書圖

杉經堂

瑒琮 八寸



禮書圖

卷五十六

二 交經堂

合六幣  
圭以馬



元書圖

木糸堂

璋以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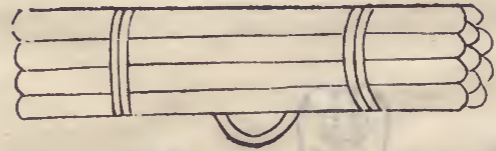


卷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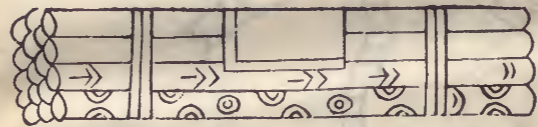
三

璧以帛

元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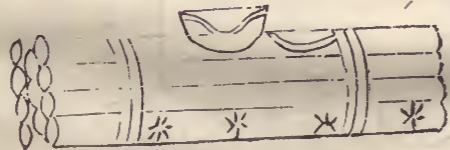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玉案十有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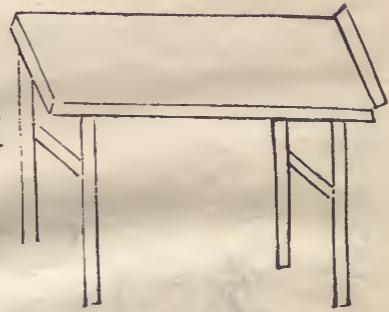
禮書圖

木案

環



環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炎圭也

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

者用角節

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凡邦國之使節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

輔之

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

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柱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

禮書卷五十七

交際堂

也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

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

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

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

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

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

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

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

容姦擅有所通也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

節者法式藏於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

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無節者

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也

有幾則不達圍土內之正義曰角用犀角者案釋獸云

犀似豕注云角在鼻上犀角是角中之貴

故知不得用玉者常用犀角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

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

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亦異外內也山多虎者

若晉國之類也平地多人者若衛國之類也澤多龍者

若鄭國之類也輔之者以函輔此節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

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

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

之符使符者皆以符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

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小行人達天下之六

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

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

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

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覲聘則以

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

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  
 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  
 國門者門心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其以徵令及  
 家徙卿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  
 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  
 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  
 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正義曰行人亦  
 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  
 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 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  
 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案掌節注  
 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鄙之吏今此  
 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  
 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至此都鄙用  
 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  
 及吏同用管節矣云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者畿內調人  
 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內同用符節是異也 調人  
 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瑞節琰 行夫凡其

使也必以旌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比長若徙于  
 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鄉大夫  
 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  
 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司救凡歲時有天  
 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布憲正月  
 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掌以  
 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司險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惟有節者達之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  
 達之以節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周語先王

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八節

玉節

鄭氏曰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

角節

鄭氏曰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龍節

金為之

人節

金為之

虎節

金為之

符節

管節

旌節

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  
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  
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璽節也旌節  
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  
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  
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  
國用龍節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

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

民者也

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此使者所執也此長若徒于他則為之旌節以達之此民所執也

也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

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

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

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誤也

小行

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

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使都鄙

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

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

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

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

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節

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

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

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

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以適齊

杜預曰珪守邑之信符

則守節不



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  
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  
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  
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  
使符銅虎符各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  
比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  
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  
藏其右者非是

英蕩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  
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氏曰使節使卿大夫  
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杜子春蕩當作祭  
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考之於經禹貢揚  
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二  
矛重英又曰朱英綠滕則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爲之  
而有飾焉先儒以爲畫函其說是也言凡邦國之使  
節則使邦國者之所執非邦國使者之所執也言皆  
金也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

已非輔其它也

傳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所過文書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曰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蓋掌節所謂傳者凡通達於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傳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

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為無虞而輕廢不為有警而後設

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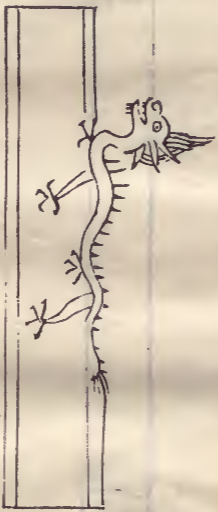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

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  
 橐它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  
 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  
 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  
 璽郎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  
 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有  
 紐文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  
 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禮書圖

卷第五十七

龍節 金為之



人節 金為之



虎節 金爲之

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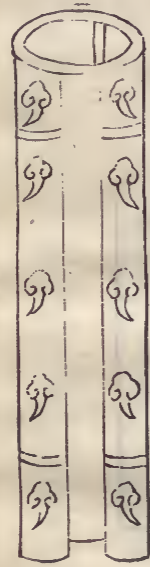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卷五十七

管節

旌節

英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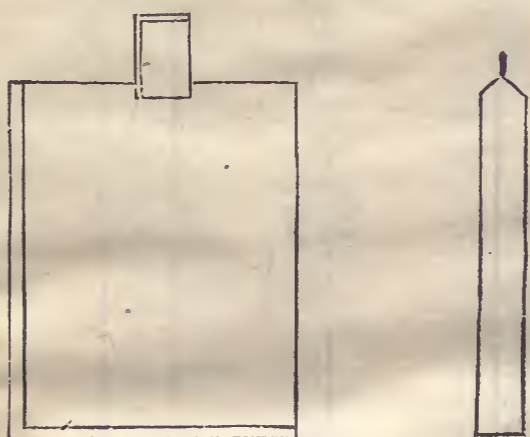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卷五十七

二六

傳

璽書



杉經堂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幣帛 帛錦附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婚禮用玄

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

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

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

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

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為門中阨狹西

上中庭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

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

幣庭實所用為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一獻之

禮王婦薦奠酬無幣無幣異於賓客士相見之禮凡執幣者不

趨容彌蹙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乃期夕幣管

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

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璧受

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

一獻所以厚恩

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入境斂旌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

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

面視之退復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

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

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

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

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

賓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覲及大夫有及郊又展如

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口賓用束錦儻勞者賓裼奉束帛加璧享

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公食大夫禮賓止也賓執梁與滂之西序端不設食於尊處主人辭賓及之

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受侑

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

從辭謂辭其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東面再拜降出亦

拜卒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

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

氏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僎使者所

以致尊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僎之束帛乘馬

敬也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

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

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

曰卒哭成事而後王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

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

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

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祀大神示亦如之

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小宰凡

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幣之事大府幣

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

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大宗伯孤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飲酒有酬幣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謂所齋束貢獻之財物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

其占之中否

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

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

大祀六曰幣號幣云量幣按人凡賓客受其

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行用私覲

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



禮亦如之

將幣亨也

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

之儀

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矣其餘王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

夫以酬幣

比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

之禮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待賓

客及將幣為前驅

道之以如朝

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

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

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月

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禮運列祭

祀瘞繒

埋牲幣帛曰繒

禮器圭璋特琥璜爵郊特牲曰旅幣

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會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帛皮圭諸侯

適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天子生

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几又曰凡

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禮器曰大廟之

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

得盡其心矣

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餽幣也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

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食禮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之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又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其幣所同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

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璜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左氏昭五年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晉韓宣子如楚楚遠啓疆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周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餼烝范子

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  
 解節折而其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  
 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郤至告慶于周  
 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酒  
 燕語相悅也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  
 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  
 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用幣與大夫同幣吳伐越獲骨焉節  
 尊車使來好聘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  
 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胙賜

祭內侑  
侑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  
 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  
 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  
 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  
 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  
 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  
 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

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  
 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鄭康成曰玄纁之率玄居三纁  
 居其數則十端為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玄纁束是也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於殯東几上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太宰小宰替幣是也諸侯則小宰曾子問世子半小宰升舉幣是也大夫則

祝而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牲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賈公彥曰鄭以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况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似獻無常數賓介皆明



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僨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

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殺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殺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厚

三五三 冊書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  
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  
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  
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  
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  
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  
之時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  
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  
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

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  
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  
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遠  
啓疆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  
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  
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號公晉  
侯皆玉五穀馬三匹左氏不譏其物而譏其數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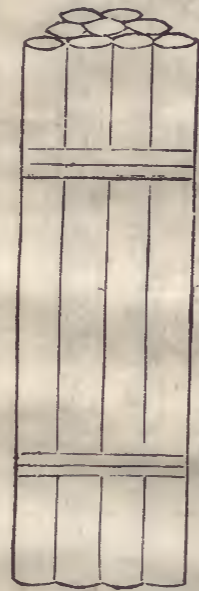
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侑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觶春人凡饗食共其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簞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王者異耳

禮記卷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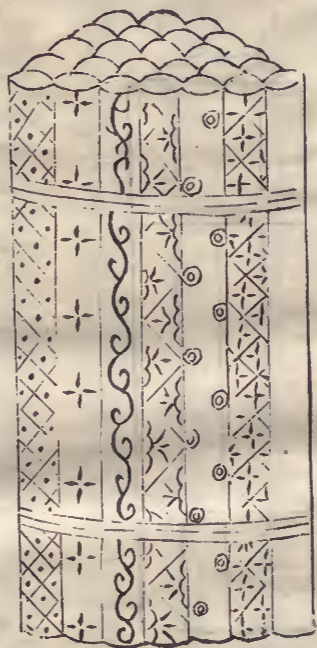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幣帛 帛錦附

卷第五十八



幣帛 帛錦附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觐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  
狸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鄭氏曰埋  
牲玉也詩曰芄  
芄械樸薪之標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  
狩告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  
先柴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



泰折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繒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  
 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  
 埋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春秋  
 之時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  
 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沈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  
 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  
 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鄭氏曰舉而下埋之階間則宗廟之瘞

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  
 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柴瘞埋行事  
 之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  
 先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  
 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  
 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  
 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  
 貴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于郊  
 牛二則帝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

也晉賀循謂燔牲左胖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曰積柴禋祀標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

既卒書金滕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守瘞

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

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

四尺制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

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

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

先行者之

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日門日行日厲喪禮有毀宗殲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

如其於覲禮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

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

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

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

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

士服爵弁服大祝神冕則大夫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

籩東几上哭降

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遂朝奠反朝夕小宰升舉

幣舉而下埋之階間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

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命祝

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

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覲禮侯氏將

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幣而

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筵几

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玄纁

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

降卷幣實于笄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鄭氏  
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  
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之侯氏  
釋幣于行室故舉幣而藏之行室祖之遷室也謂之禰者  
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問曰天子  
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  
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室而奉此以出也  
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師甸用  
牲于社宗則爲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爲位也蓋道或

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  
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  
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  
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爲制幣是自惑也孔穎達  
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惟入  
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  
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皇氏熊氏  
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雖或用牲而  
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

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家語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暨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筥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筐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簋實實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眾介米六筐記曰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禮記曰蚕則績而蟹有筐又曰具

曲植籩筐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氏曰筐畚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籩蓋筐有頃筐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五斛小筐實績熬幣帛簋實而已筐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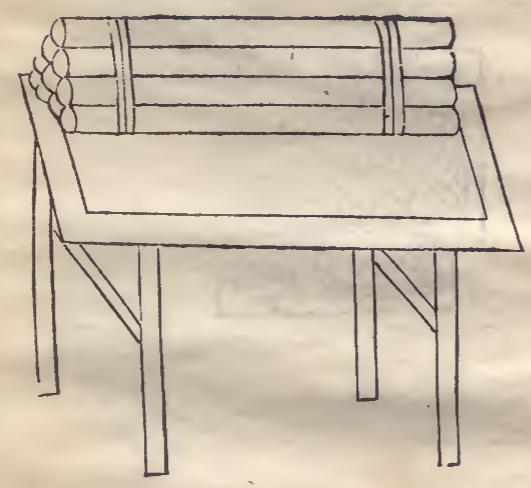
詩序曰實幣帛筐筐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篚儀禮壘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

筐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士虞  
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可以伐昕俎士虞佐食受肺脊實于筐可以實黍  
 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筐壘此筐之實黍者也公  
 食大夫豆實實于壘籩實實于筐而筐者筐類也其  
 用以實籩實宜矣鄭氏曰筐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  
 也鄭氏又曰筐竹器如笱說文曰筐如竹篋篋有蓋  
 是以舊圖筐亦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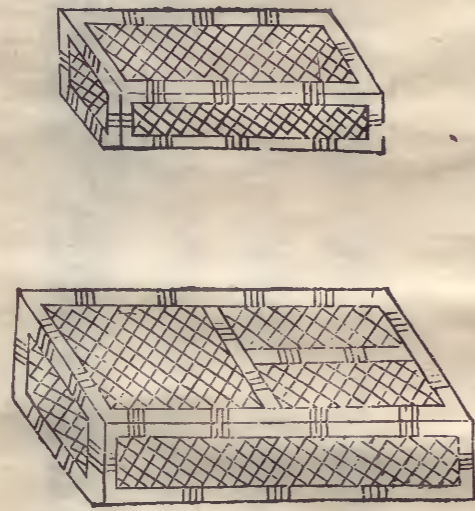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卷第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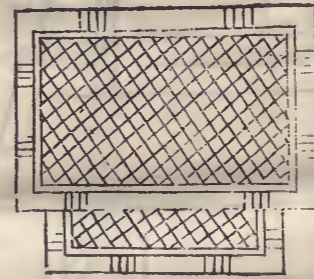
釋幣



籠



籠



籠

木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贄儀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大宗伯日以禽作六贄以等諸  
 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  
 執雞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  
 之司約曰治贄之約行人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脗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  
 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



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麤執之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禮記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婦人之贄棋榛脯修棗栗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春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

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修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儻還之大夫於常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摯

左傳言委質為臣荀卿言錯質之臣

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

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鬯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吊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

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皮帛

虎皮

王之孤飾贄以虎

豹皮

公之孤飾贄以豹

孤 希冕

書之言贊有三帛周禮言贊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  
 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  
 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  
 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贊見於方  
 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贊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  
 鄭氏以為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  
 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贊以五玉而  
 已其謂用繒誤矣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

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玉人曰繼子男執皮帛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續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贊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



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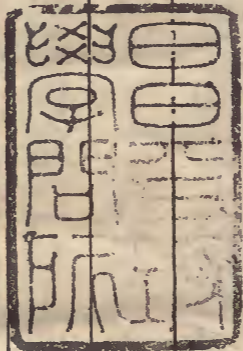
羔

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先儒謂飾以績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命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珪陳實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羣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拔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其

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



文獻通考

